

主 館 湘 瀟
王 黛 林 老 正 真



一 之 剛 金 大 四

中華民國八年十月初版



正興老林黛玉一冊

定價大洋六角

編輯者 霧裏看花客

代印者 東阜兄弟圖書館

發行者 民國圖書館

總寄售處 美商美華圖書公司

上海二馬路
石路陶朱里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林黛玉歷史小序

霧裏看花客曰天上塵間有三大尤物明月好花美人也世界萬物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有無可愛者惟此好花明月與美人實有可愛而不可愛之價值蓋由好花明月美人雖在天上塵間平分三物其實則好花如美人美人如好花明月如美人美人如明月一而二而三而一者也故美人在月下月之光華愈見其皎潔美人之光采愈覺其風流美人立花前花之顏色愈見其嬌艷美人之恣色愈見其倩麗好花不能離美人美人不能離好花明月不能離美人美人不能離明月美人乃前身明月絕代好花是以美人有月裏嫦娥之譽花中芍藥之稱好花無號人供養好花無精神明月無美人玩賞明月無色澤好花明月有類於聖賢之道不可須臾離者也春之蘭夏之蓮秋之菊冬之梅鮮花也初三如鉤初

九如弓十五如鏡明月也美人之眉目之恣態之鬢髮之腰足之魂夢之音聲如春之蘭夏之蓮秋之菊冬之梅初三之鉤初九之弓十五之鏡也往往花不能長好月不能長圖美人不能長壽爲吾人平生極大憾事若海上名妓瀟湘館主林黛玉則真美人也笑人之長壽者也年年有好花伴之夜夜有明月照之好花之顏色不衰黛玉之恣色不老明月之光華不減黛玉之光采不枯花則年年好月則夜夜明黛玉故常如十七八女郎無徐娘之諂焉屈指計玉玉謫世之歲自前清同治甲子迄今足足五十有六載矣此五十六載中與好花爭顏色花避其風流與明月賭光華月掩其倩麗宋人詩曰梅須損雪三分白雪却輸梅一段香今美人如黛玉花且讓其嬌艷月且損其皎潔是非獨人譽其美天亦助其美也仁和王丹麓曰花是美人小影美人是花真身黃岡杜茶村曰美人面如圓月圓月如美人之面閉月羞花之貌林黛玉實當之而無愧其墜落平康前

後過四十紀爲風月之主盟落花之魁首歷來事蹟馨竹難書回憶弱冠之年隨先父游滬卽識林娘眞面厥後挾書四海橐筆五湖時聞黛玉之聲名不見林顰之眉宇中間隔絕萬八千朝余今兩鬢飄霜一頭堆雪寶哥哥老去不意林妹妹尙在人間依舊倚門賣笑也江州衫袖潯陽琵琶同爲天涯淪落之人願與卿同赴大荒山下青硬峯前還却三生酸淚胸有十斛血天壤茫茫試問卿向何處哭也僕本恨人卿原薄命故特爲調脂弄墨寫爾平生雖秃筆無花未得描摩萬一然龍鱗虎爪鳳羽豹斑林黛玉從此傳矣暇日當醉入碧雞坊一訪成都舊好剪燈並席共話綺愁不知馬櫻花底之秦宮猶識杜宇枝頭之吉了否窮老寒酸別無所贈爲晉六字以敬頌我四十年前月下花間之膩友瀟湘館主林妹妹曰花好月圓人壽想普天下錦繡才子佳人與我有同情必願花長好月長圓人長壽并望普天下錦繡才子佳人購讀我所著林黛玉歷史得知絕後空

林黛玉歷史小序

四

前之名妓其行爲動作自異於俗粉庸脂焉
民國八年七月之暮霧裏看花客序於淞濱香夢盒之東廂



林黛玉上卷

霧裏看花客編

林黛玉之誕生

山深產奇獸林密產珍禽水波清漣則所產之魚必細鱗文翅良由地氣使然無可勉強者也地靈人傑信有可徵江南水秀山清文物風華昔人謂飲山塘水七日能使人骨節皆香柔又謂登九峰入三泖吃得四腮鱸魚此人不風流亦風流矣茂苑松江隔一衣帶而人之性情習尚語言動作在在相同故蘇松同隸一道焉蘇松之富饒爲中國弁冕縉紳閥閼棋布星羅故凡走卒菜傭蘇松兩府出身者皆有六朝烟水氣然而團香作骨搓粉成膚之好女子果無論矣前清偃武脩文不重征伐洪揚起義蹂躪頻年後經曾左諸公運籌平定同治中興猶覘物阜民康之象年豐家

足上下熙熙有古成康時之風林黛玉適生其時鮮花入夢明月前身大荒山下十萬八千年之靈芝仙草降世而爲一女子豈身尋常事哉怡紅公子有言曰男子是泥做的齷齪的女兒是水做的乾淨的況林黛玉生有自來惡雨莫打其頭狂風莫吹其皮毒曰莫灸其肌吾且慢慢地談其六十年中之歷史黛玉姓林氏吳郡松江人同治三年甲子生現年五十六（諸君注意今林氏年五十六歲）

林黛玉之剝繭

上海人家婦女之生活絲廠裏掉湖絲茶葉店裏揀茶葉爲入欸之大宗補助家用開支之不足此等婦女相夫事父當家主業總算好婦女也其餘貪吃懶做日事游蕩其內容不可問問矣林黛玉幼年失怙住松江無以爲生隨母流寓瀟瀟借草屋一椽於南市董家渡黛玉時年纔十一齡耳雙髻了又蓬髮覆額一鄉村小女兒也時南頭市面蕭條僅有絲紗廠

數家廠家縹絲女工多來自華婁寶山南匯帶一貧民黛玉母女亦投入寶利絲廠（寶利絲廠英商所開在董家渡西爲上海絲廠最早者今已歇業久矣）作工母則在樓上掉絲女則在樓下剝繭（廠家規則凡年未滿十五六歲者只許打盆剝繭安錠而已）一日所入聊足衣服不致凍餓已耳淒苦生涯勉強度日然光陰流水容易春秋則兩鬢飄蕭駸駸愈老女則嶄露頭角煥發光容粗服亂頭亦饒斌媚當此時也自有閨中談友引人入勝以蜜語甘言誘母心活於是黛玉脫離絲廠入萬花叢裏做一番事業傳千古聲名動地驚天豈偶然哉我編書人亦將從此搖筆潑墨伸紙疾書矣

林黛玉之落坑

天生人類原無一定之階級生於王侯之家則爲公子千金生於編氓之戶則爲賤子貧女然在彼兒女雖隨從窮爺娘亦復歡天喜地不願入王

侯門第而作公子千金此天生血性使然非人力所可勉強焉林黛玉產於松江遭家不造早失怙隨寡母流徙滬濱子影煢煢誰來憐惜敝衣垢首繚繭爲生日出而作携一甌粥日入而息得百文錢（絲廠規則凡作女工者午時放飯不得過一旬鐘女工離家較遠往返不便者自携粥飯入廠到時充饑冷暖何能計及閱之可憐）苟延殘喘者二年黛玉娉娉婷婷豈蔻華年正十三矣豐容盛鬋不藉妝點而光彩煥發天生麗質自與庸衆不同芝蘭雜於百草之中香氣出於千步之外美色果有目共賞其時黛玉作工絲廠而一般羨之者多有作天鵝之痴想東鄰趙氏卽平時照顧林母者也今見黛玉美視一株錢樹可望發跡於是以戲言遊說林母視作歌舞生涯林母初尙不肯後經趙姬一再以利害勸之且爲境地所逼漸漸信之不得已將一塊無瑕白璧送入勾欄院裏也

林黛玉之命名

同是一人初無認別其姓名亦猶物之一種詭號也顏曾思孟一望即知爲聖賢幽闇厲虐一見卽知爲兇惡崔猛字勿猛文祥字勿祥各有命意存於其間閨閣名字以幽閒貞靜爲主若妓女之姓名多好竊取古來有名淑媛博人容易注目然污穢古美人不少矣林黛玉爲紅樓夢說部中主要人物今人說起紅樓夢莫不知有林黛玉其林黛玉實爲董小琬之化影乃曹雪芹公子杜撰出來並無所謂紅樓夢何更有此林黛玉蓋林黛玉三個字凡有井華水汲處如柳耆卿之無人不知矣今海上老名妓林黛玉乃真有其人也出世已屆五十六歲芳名已傳四十一年無遠無近無老無少無男無女無上無下無貴無賤竟無一省一府一縣無一處一人不知林黛玉之名者嗚呼林黛玉亦人傑也哉

林黛玉之教歌

士農工商各有一業烹飪洗織亦女紅生利之門自管仲三百女閭天下

之賈皆欲出於其途齊國大興厥後各國効之作爲一種營業故凡通商大埠莫不笙歌沸地鶯燕翔天乾嘉朝揚州鄭板橋詩云千門教曲沿街市十里栽花當種田足見當時青樓之盛矣歲月遷流風尚移易道咸後海禁既開上海開爲商埠各國各地人民莫不梯航捆載而來妓院之盛亦爲古今所罕有四馬路大新街一帶侵晨則賣花聲沸入夜則焚麝烟噴幾至家家絃管戶戶琴樽當年長板橋頭金閨門外十里平山二分明月間斷無此風流盛況也妓界偉人林黛玉會逢其適挺身於其時當光緒初元藉同治中興之餘蔭中國原氣恢復家富戶足故紳商囊有餘資心有餘興呼朋嘯侶借冶遊爲陶情作樂之場林黛玉豈蔻梢頭娉娉娘孌十三有餘十五不足停箏勸酒唱玉堂春四季相思十望郎滿江紅上海碼頭諸小曲曼聲柔態慙慙悠揚如暮春三月黃鸝宛轉林喬令人微醉飴眼而聽之真可魂消意散盪氣迴腸

光緒初元中葉京弋腔猶未盛行女校書多自謠謠

邑或漫調胡索低唱玉堂春十望郎等小曲以媚客輕圓清婉
顚動聽聞若今日妓女侍客大半以西皮二簧亂喊狂叫絕少
齒旋秀倩之致惡句俚詞殊難入耳余嘗謂十七八女孩兒不
以紅牙檀板唱柳郎中楊柳岸曉風殘月而以銅琶鐵板唱蘇
學士大江東去身林黛玉每一發喉四座傾聽莫不擊節歎賞擅周公
瑾藝者往往自恨不如二十後工弋陽梆子腔人譽其美而入時我轉嫌
其鄙而近俗

林黛玉之梳櫳

老天造作美人如花之豔如月之皎如雲之舒捲如仙之倜儻蓋不知費
幾許磋琢經營而成者一旦入金屋注鴛牒使春色二分得爲畫眉夫婿
平分一半此其人似亦非具洪福不辦林黛玉之梳櫳也芳齡僅十有五
娶之者爲金邑張某張固以貲財負鄉里重望某則年少倜儻徵歌選色
揮金如土雅有石崇薪蠟之豪遂作鴟夷泛舟之舉蓋張之父母夙重防

閑禮教當先不許緬越而某則以眠花宿柳爲樂既得黛玉自詫明月入
手綵雲滿懷天貺之緣可謂三生有幸無奈格於庭訓不能逕挾紫雲上
叩椿萱顏色乃苦思得策購一書舫遨遊於九峰三泖間山光滴翠湘綠
如油岫雲不飛烟髻欲語時於此中見一雕樓工緻碧幃輕紗舫之中坐
一裘馬少年手挾二八佳人唇朱眉碧相與指點飛鳥歸雲陶然盡醉蓋
卽張某與黛玉也

林黛玉之挾城

幼妓當豈蔻年華娉娉婷婷十五不足十三有餘正如好花含蕊之時愛
花者多情欲折然未便輕於着手須必與鴛母磋商之鴛母視客之年歲
客之金錢客之脾氣手段爲標準從違小兒女生長坑院目見淫色耳聞
淫聲平時多浪蝶遊蜂之來勾引則值此三五月圓年紀情竇早已開放
豈不願嘗鼎一臠領略人間滋味特是惡鴛必多方留難取欲擒故縱欲

前故後之勢滿其欲壑而始快厥名謂之開苞古時則謂梳攏又曰上頭山陝以西謂之始畫眉曲巷俗稱謂之點大臘燭然名雖俚俗亦有微意可採因人生不幸作女子身作女子身而又不能作撒環釵之孝女舉眉案之賢婦最不幸墮落烟花抱琵琶挾箏笛倚門賣笑非僅賣笑甚至於賣皮肉則世間可憐可痛可哭之事有過於門戶人家哉故其破題兒第一夜亦必學洞房花燭絳臘雙輝合巹詩歌團圓進酒而郎愛好娘愛俏鵲鵲鰛鰛之深恩非局外人所得而探知張京兆所謂閨房之樂有甚於畫眉者也特是妓妓院中人不論龜父鴛母視妓女梳攏爲一注大財源卽相幫娘姨大姐亦視開苞爲一種大進餉二十年前欲做開苞客人者至少非千金不可或問何必須千金若珠鐲或金條脫或翠花鑽或衣飾雜物下人之犒賞請客之酒席並一月內之澆裹費恐闊手段雖二千金亦不敷揮霍何況千金哉予之所謂千金者至廉且短之價也然此乃指

二十年前之事若今日之妓院不可同日而語三只銀角子式百銅生司亦可在和心坊裏會樂里中揀幾個小先生偷偷摸摸矣『可歎哉今日之妓女亦不成爲妓女嫖客亦算什麼嫖客簡直是一羣忘廉喪恥之狗兒女而已』當年瀟湘館之梳櫳果係金張子弟崔謝王孫無疑迄今代遠年湮欲問探花舊侶亦半歸黃土卽叩諸瀟湘主人亦如風裏花香早已銷歸烏有閱人成海其來源之一點波痕更不知流入海天何處而編書者特設此一章者亦周公重人倫之意也

林黛玉之留髧

黛玉留髧之事吾烏爲紀之哉玉體橫陳禪家視爲嚼蠟而今乃喋喋言之得毋爲讀者諸君所齒冷雖然是亦有道吾所紀者非林黛玉盛年之事而爲知非以後之林黛玉重行出山而後留髧之事也年旣若此色尙如彼已可謂奇事而猶疊被鋪牀與年過半百之新相知飲交杯睡並枕

領略老店新開之風味則奇之又奇矣聞此所謂新相知者乃一記名之道尹而兼差極多爲一小小之紅客其身上所佩赫然者四等嘉禾章也此次來滬走馬評花了無當意不曰燕瘦必恨環肥而所最失望者則蕤縷纔吐閱歷無多不能當甘蔗老頭甜之資格其後忽得黛玉不覺大喜過望曰天之產斯人殆所以專惠吾者歟遂亟命駕訪之一見傾懷竟遂抱駕之願黛玉薰香抹粉搓粉調珠乃始更衣夜侍百戰將軍宜當矢無虛發此個中之美滿風光非門外漢所能懸寫明日新相知遍犒房侍共四百金一事喧傳北里稱爲美談噫新相知之際遇誠奇手面誠闊而黛玉之殷勤服務至老不衰亦大可以諷世矣捉筆記罷綴以小詩詩曰返老還童事豈難人間原有駐顏丹天堦雨露宵承罷那信明朝皺額乾訪得仙源事已奇茅蘆春盡水如天將軍百戰猶能勇此是花叢老少年詩雖不佳亦聊以資謔笑云爾